

黑面具 译丛

女性之眼

WOMAN EYES

系列侦探小说

2

鬼车站 JUMBYSTATION

[美] 萨拉·帕瑞特斯基 主编
SARA PARETSKY

全亚辉 译

美国犯罪小说女作家协会 (SINC) 隆重推出

本书将告诉您：什么是侦探小说的世界级水平！

中国电影出版社

J 鬼车站 JUMBYSTATION

{美} 萨拉·帕瑞特斯基 主编

SARA PARETSKY

全亚辉 译



WOMAN EYES

系列侦探小说

2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车站/美国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编;全亚辉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1
(黑面具译丛,女性之眼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106-01861-9

I. 鬼… II. ①美…②全…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046 号

A Woman's Eye

Copyright (c) 1991 by Sara Paretsky and Martin H. Greenber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1 by China Film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1-5296

女性的目光 II 鬼车站

(美)美国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 编
全亚辉 译

责任编辑:高晓诗

封面设计:刘海笑

版式设计:效 时

责任校对:李小刚

责任印制:刘继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7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106-01861-9/I·0335

定 价:全二册 40.00 元

序

萨拉·帕瑞特斯基

截止 1700 年,每个世纪都出现了不止一位女作家,但是一连串女作家的出现却只能追溯到两百年前。在这两个世纪里,女性努力争取着作品的出版权和被阅读权。19 世纪,女性常常以男性的名字写作以赢得观众和读者——勃朗蒂三姐妹就曾分别化名阿克顿·贝尔、柯勒·贝尔和埃利斯·贝尔;玛丽·安·埃文斯曾化名乔治·艾略特;吕西尔·杜德望曾化名乔治·桑。乔治·桑的大量作品都是夜晚写出来的,在她处理完家务和数不清的情人之后,才在凌晨两三点钟开始写作。只有到了本世纪,才有许多女性从事写作,我们不再认为女性是奇怪的性别,也不再像 17 世纪的女诗人安妮·芬奇一样,担心诗歌这一男性艺术会使我们变得乖戾,变得不像女人了。

许多女作家——包括侦探小说作家——在严肃对待自己内心的幻想时,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 年代奋力从出版商手中夺回全部出版权、去世时追加酬金每年达到一百万英镑的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①却经常对记者说,她认为自己首先是妻子,然后才是作家。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看待这句话:这并不是作家的谦卑,而是她内心深处对成功和她认为自己应有的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的痛苦挣扎。

在写作侦探小说时,女性多年来创造的主要都是男性主人

^①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作品有《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捕鼠器》、《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注

公：塞耶斯笔下的威姆西(Wimsey)、泰伊(Tey)笔下的格兰特、马什(Marsh)笔下的阿莱恩。即使是女侦探，也是不影响男性原型的女性形象。简·马普尔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老处女，实际上没有任何情欲。她机敏而富有洞察力，她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巩固了她在其中生活的这个家长制社会，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侦探。伦敦警察厅的莫利夫人更勇敢一些，可是奥切女男爵(Baroness Orczy)却一再向我们保证，莫利夫人从来没有丧失过她女性的优雅。多萝西·塞耶斯^①把哈丽雅特·文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可是却不能允许她——或者什鲁斯伯里的黑社会女老大——解决自己的问题。她们在恐惧和互相猜疑的气氛中过了两年之久，一直到彼得·威姆西来到。他一眼就透彻地了解了情况，几天之内就替她们解决了所有问题。

自从塞耶斯6年前塑造了哈丽雅特·文之后，女性在许多领域内积极活跃起来。1878年，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女律师执业，因为她们“天生胆小而且过于拘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女法官了。当我本人12年前开始写第一本小说时，芝加哥女性正在为争取成为凶杀侦探和巡察官的权利而斗争，而不仅仅是女子监狱的女看守。今天，女性已占了其中的百分之十。看见女性在巡逻、在法庭上、在手术室里或者其他激动人心的竞技场上时，我们不会觉得有丝毫的不正常。

这是因为如今女性可以从事许多工作，小说的视野也随之扩大了。我们可以塑造出没有任何内疚而独立行动的女主人公——不是简·马普尔之类，甚至不是哈丽雅特·文之类——而是凯特·范斯勒、沙伦·麦科恩，或者金西·米尔霍恩，她们都将在这本小说集里出场。未婚女性也可以有性生活，而且之后不必

^① 多萝西·塞耶斯(1893-1957)，英国学者、作家，写过很多神秘小说。如《谁的尸体？》、《信条还是混乱？》等。——译注

自杀,或者变成像布里吉德·奥肖内西或者钱德勒的多洛雷斯·冈萨雷斯之类罪大恶极的人。

这就能使这些作家比塞耶斯更优秀吗?绝对不可能。无论是在写作手法还是在才能上,今天能与她相媲美的仍然为数不多。然而今天,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塑造出独立的女主人公,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严厉的指责。

凯特·肖邦、勃朗蒂三姐妹,还有其他一些先驱者使我们相信女性也能成为作家。她们把出版业变成了一个女性也可以从事、可以被接受的一项普通职业——她们消除了必须像奥斯汀那样用匿名、像乔治·桑和艾略特那样必须用男性的名字才能出版的困难。塞耶斯、吴尔夫还有其他一些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便利条件,才使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真正的女性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25年前,阿曼达·克洛斯在《最后的分析中》(*In the Final Analysis*)塑造的凯特·范斯勒给无数读者带来了快乐。凯特专业、机敏而且女性化,弥补了多萝西·塞耶斯笔下哈丽雅特·文的不足:她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她可以调查并破解一宗谋杀案。她有一个热情、让人欣赏的情人,却又能在她身边保持独立。克洛斯塑造了一个我们一直盼望着的主人公形象。

女强人的渐渐出现是在25年前——先是在纽约交管局巡逻的克里斯蒂·奥佩尔,然后是做着《一项不适合女人的工作》的科迪莉亚·格雷——现在已经大量涌现。玛西娅·穆勒1977年在《穿着铁鞋的埃德温》(*Edwin of the Iron Shoes*)中塑造了沙伦·麦科恩。5年后,我和苏·格拉夫顿迅速推出金西·米尔霍恩和V. I. 沃肖斯基;英国私人侦探安娜·李也同时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此后出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女主人公形象,从各个私人侦探到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小说中的朱莉·海斯,朱莉·海斯为了找回自己的力量的努力反映了过去20年中美国女性所

经历的种种挣扎。

这本侦探小说集集中反映了女性自身在本世纪最后 10 年里对女性的评价。从莉沙·科迪的故事《幸运袋》开始。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是我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除了关注之外，科迪更是想通过克利斯特尔的眼睛向我们展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对街头女孩克利斯特尔的塑造没有评价，也没有感伤。她亲眼目睹的恐怖以及她如何与之斗争会使人不寒而栗，却也能使人认真地思考。

从这里开始，我们还可以看到女性在与各种各样的问题做斗争。南希·皮卡德的《伤疤》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嫉妒与占有。以新西兰为背景不仅不同寻常，而且引人注目，可是通过微妙的现实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却是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私人侦探金西·米尔霍恩、沙伦·麦科恩、基尔南·奥肖内西和洛尼亚·古休所处理的案件也都不同寻常。同时出现的还有母亲、奶奶、受虐待的妻子、社会工作者以及巴巴拉·威尔逊笔下、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已故诗人的恐怖故事。卡罗琳·惠特笔下的新主人公——纽约交通警察莫林·加拉格尔首次登场，她清醒而威严的斗争与她努力营救在地下铁中被焚烧的流浪汉同样重要。

玛丽·温斯的《替我杀了那个人》无疑会引发深夜的讨论：寻求正义或报复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如果她的结局使你感到震惊的话，问问自己查尔斯·布朗森所著的《死亡愿望》(Death Wish)是否同样令你气愤。

这些小说的共同之处是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看待女性不可能只有一种方式。女性看待自己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方式。在过去的 350 年中，我们都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读书、写书也是“女人的事情”。

女性偵探小說大師作家群（本書作者）

榮譽及獎項

Glory & Hortation

南希·皮卡德

美國犯罪小說女作家協會主席，囊括“阿加沙獎”、
“安東尼獎”、
“埃德加獎”、“麥卡維蒂獎”和“莎莫斯獎”

莉莎·科迪

“克里西獎”獲得者

多蘿西·索爾茲伯里·戴維斯

美國偵探小說“作家大師獎”

芭芭拉·威爾遜

“蘭布達文學獎”，英國罪案小說“作家獎”

卡羅琳·G·哈特

美國犯罪小說女作家協會主席，獲“阿加沙獎”、
“安東尼獎”、“麥卡維蒂獎”



参考售价：20.00元



参考售价：20.00元

选题策划：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高晓诗

平面设计：刘海笑

CONTENTS 目 录

序

幸运袋	莉莎·科迪	1
真相大白	苏·格拉夫顿	27
本尼的圣坛	玛西娅·穆勒	43
木偶	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	65
伤疤	南希·皮卡德	89
没有教科书的谋杀	阿曼达·克罗斯	110
旧衣服	费伊·凯勒曼	131
我想了解你	安东尼亚·弗雷泽	155
地狱联姻	朱莉·史密斯	169
被偷走的诗人	芭芭拉·威尔逊	192
钻石与死亡	苏珊·邓拉普	210
替我杀了那个人	玛丽·温斯	231
锋利的刀片	玛里琳·华莱士	245
寻找西尔玛	吉莉安·斯洛沃	269
底波拉的判断	玛格丽特·马罗恩	294
一个男人的家	谢利·辛格	318
她的好名声	卡罗琳·G. 哈特	330
鬼车站	卡罗琳·惠特	350

莉莎·科迪因其热销的安娜·李系列推理小说而荣获“克里西奖”，并获“埃德加奖”^①提名。她的小说主要描写私家侦探安娜·李，包括《合同》(Under Contract)、《坏朋友》(Bad Company)、《傀儡》(Dupe)、《追踪》(Head Case)、《跟踪者》(Stalker)，另外一部《裂缝》(Rift)则是以东非为背景的极为精彩的悬念小说。科迪目前定居英国。

幸运袋

莉莎·科迪

他靠在断墙上坐着，似乎很正常。今天是满月，所以我能看清楚。月亮很美，蒙着淡淡的云，像老太太的头发拂着它的脸。

我盯着他看了几分钟，可是他没有动。哦，他动不了，不是吗？看得出他不属于这儿——他穿的太讲究了——我在想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像他这种打扮的人是不该到这儿来的。

他死的时间不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他还穿着鞋。人要是死在这儿，鞋穿不了10分钟。钱包连10秒钟都留不住，不管你是死是活。

想到这儿，我赶紧四下里看看，看是不是有人躲在暗地里。要是看到有人比我块头儿大，我就呆着不动。月亮的影子黑黢黢的，而且我知道那天晚上在外头的肯定不只我一个。不过在壕沟里，块头儿大的人才有胆子，块儿大的人说不定早就在尸体

^① 埃德加奖：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被认为是侦探小说鼻祖，在美国每年以其半身雕塑像授予当年最佳侦探小说家。——译注

上扒来扒去了。于是我就从碎石堆后面跳出来，冲了过去。

白费什么事我就到了那人身边，一把抓住他左边的衣领。10个人里面有7个习惯用右手，所以值钱东西在左边内口袋里的概率是7比3。我手使劲一掏，掏出了一把战利品。

这会儿我听到了些动静——干木头的喀嚓声，砖头粉末往下滑的声音。我“啪”地一声把表从他手腕上捋下来，又“啪”地把手插进他的夹克口袋里。然后站起来就跑。

我一直跑出了壕沟，虽然这儿有很多地方可以躲，但是我想躲的人跟我一样熟悉这些地方。只有想躲警察的时候，壕沟才能派上用场。抢死尸本来就不光彩，而且我也不希望费了这么半天劲，再被别人给抢了。

我很快跑到了大街上。在路上，我在一盏路灯底下停下来，看看手里抓的是什么。钱包是蛇皮做的，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表是纯金的，那些零钱也都是些1英镑的和50便士的硬币。短短的一生中，我第一次发了大财。

但是人不会一次走运就改掉所有的旧习惯。看着那些胖乎乎的纳税人在大街上进行最后的圣诞大采购，我还是跟以前一样伸出了手。

“请施舍点儿零钱吧，”我跟平常一样说，“让我喝口茶。有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吃口热饭。”

跟平时一样，他们要么勉强掏出点儿钱来，要么告诉我给自己找个工作。这天晚上，一切都不错。没有压力的时候，我表现得最好，等我往车站走的时候，已经有一小堆钱了。可是到处瞎逛，在大庭广众下数自己要了多少钱可不大好，于是我跳上了开往帕丁顿^①的地铁。

① 帕丁顿：英国伦敦西部的住宅区。——译注

我姐姐在帕丁顿有间房子。她跟男朋友一起住在坎伯韦尔^①，所以这间房子只是为了做生意。我不相信姐姐的男朋友，不过我还是比较相信姐姐的，所以我才会到她做生意的地方来。在这儿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可笑家伙，可是不会碰上她男朋友，这很适合我，也很适合他，要是你想知道真相的话：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

我和唐刚到伦敦的时候，两人互相依靠；没有别人可以求助。可是等到她跟那个男的开始交往、那个男的让她开始做生意以后，她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我了，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唐的问题是 she 离不开男人。她说，没有男人她会觉得空虚。别让自己觉得空虚对唐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不应该怪她。可是她交往的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的。你可以说，有一个唐这样的姐姐是我的运气；她是我的榜样。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变成她那样。

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我姐姐，而且我们一块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尤其是去年我们一块到城里来的时候。加上来城里以前妈妈把我们赶出家门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唐怀孕才把她赶出家门的时候。还有那以后唐的男朋友因为她怀孕把她赶出去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像去年那样迫切地想照顾唐。那个孩子最后还是没了，这对我来说多少是个解脱。真不知道要是真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可怎么办。我可不觉得她自己能对付。要是你有个小孩子需要照顾，再找男人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唐目前在帕丁顿有个做生意的地方。

① 坎伯韦尔：位于伦敦郊外。——译注

我一直在外面等着，直到确定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才走过去敲门。

“克利斯特尔！”她打开门时叫了一声，“你来这儿干吗？你真得小心点儿——说不定我这儿有人呢。”

“嗯，我知道没有，”我说。她皱着鼻子让我进去，把那件日式睡衣拉紧。我不喜欢日式睡衣——太热，总是往下滑。唐的头发染过了，所以她开始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这些颜色在秋天的树木上还好，穿在她身上，显得太精明、太俗气。

“上帝，”她说，“你可真够脏的。你就不能剪剪头发？看你的外套，里边跟长了老鼠一样。”

我把外套脱了，可是她也不喜欢里边那件。

“真难闻，”她说。

“我上星期洗过澡，”我告诉她。“不过我想用一下你的卫生间。”我想找个隐秘的地方看看我从那个死人那儿偷到了什么。

“你不能在这儿多呆，”她有些担心地说。“再过半小时就有人来了。”她看看表。

我坐在她的卫生间里，看着那个人的表。上面写着“卡蒂亚”(Cartier)，而且是真正的纯金。好东西，我想着，心里有些难过。按理说，戴着这种表的人不应该就那么死在壕沟里，身上连个布条也没有。因为他现在肯定是光溜溜的，赤身裸体地躺在月亮下。没有外套，没有上衣，没有鞋，谁也不会认出来他。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在壕沟里进出的都是雁过拔毛的主儿。

为了让自己高兴点儿，我打开他的钱包，数一数，竟然有743英镑89便士。这些钱我连一半也花不了。

想象一下我去花一张50英镑的钞票！一只胡须上沾了点奶油的猫非得说自己给奶牛挤了奶，能让人相信的机率只有一百万分之一，可是就凭我自己正当地捡到50英镑钞票的机会比

这还要小得多。我甚至没法去当铺把那块表当了。只要看一眼这块表,随便哪个诚实的当铺主人都会拒绝我。而不诚实的,转眼就会把这块表抢走。不管怎么说,这块表对我都没什么好处。

我借了姐姐的牙刷,又用她的除臭剂赶紧把身上擦一擦才出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干净的水,所以有的时候就赶紧用。

“帮帮忙,克利斯特尔,”她看到我时说,“赶紧走,别把马儿吓跑了。”

“我给你带了一件圣诞礼物,”我说着把表递给她。

“你发疯了,克利斯特尔。”她盯着那块表,好像她床上有只蜘蛛似的,“你从谁那儿骗来的?”

“谁也没有,”我告诉她,“是我捡的。”这是实话,因为那家伙已经死了。这好像也不是他的财产了,世界上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人一死就没了。也就完了。死人是不会有表的。

就算给了圣诞礼物,唐还是不让我留下来过夜。真有意思,要不是口袋里还有 743 英镑 89 便士,我也不会想在她这儿过夜。要是只有 89 便士,我会高高兴兴地出去找地方睡。

但是口袋里有东西就危险了。有东西你就成了目标。跟人长的漂亮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不信,看看唐就知道了。她长的就很漂亮,所以从 11 岁开始就成了别人的目标。长的漂亮带给她的只有麻烦。总得有人来保护她。我很庆幸自己长的不漂亮。

哈罗路上有一家医院,我去了那儿。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坐在临时收容所里,直到他们把我赶出来。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让你晚上去坐在那儿,静静地思考,真可惜。人走来走去的就没法思考,要是又冷又饿,就什么也不可能想了。

想了一会儿,好像最好的地方还是我昨天晚上睡的地方。

有人会说再回到警察搜查过的地方太危险了,不过我想,要是警察昨天晚上去过,那儿今天就该没什么人了。

阿尔玛-塔德玛^①路 27 号的房子已经被没收了。他们说那儿不安全。房顶上有洞,地板上也有洞,不过如果你清醒点儿,小心走路,别点火,这儿还是非常安全的。昨晚就是这样出的事:有几个酒鬼,其中一个天亮前感冒了。

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在前门和楼下的窗户上都堵上了好多木板。我能进去,不过要花点儿时间。还有人在走来走去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要是我想多睡一会儿,只能过会儿再来。

我接着往河堤走。路很长,到那儿时我有些饿了。实际上,我一直都很饿。唐说我肯定是得了蛔虫病,这很有可能,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我这个年龄的病。有的人,像血玛丽,她路走的跟我一样多,可吃的连我的一半都不到。她好几年前就不长了。

像血玛丽这样的女人有的是,不过我提到她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在河堤上碰到了她,推着她带轮的破筐叮叮当当地走过来了。

“哦,我可怜的腿啊,”她说着,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了。我放慢脚步好让她能跟上我。

“拱门那儿有个货摊儿还开着,”她说,“能一口气儿喝一杯。”

她过去常常在街上唱歌——伸着手,在牛津街上走来走去,大声唱“纸月亮”——可是去年打了一支治支气管炎的针后,她的嗓子就哑了。

到了拱门,我给我们俩各买了一杯茶和一个香肠三明治。

“有钱了,克里斯?”约翰尼·帕甫洛瓦问我。这是他的小店,

^① 阿尔玛-塔德玛(1836-1912),英籍荷兰画家,作品描绘田园史诗,后多取材于希腊和罗马古迹,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1899年封为爵士。——译注

他有权这么问,因为有的时候,周围没有人的话,他就会让我免费喝一杯。就像他经常说的,他这儿不是慈善机构,不过碰上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像最好的慈善机构一样,偷偷塞给你一杯。

不过这还是提醒了我要小心点儿。

“圣诞节了嘛,”我说,“街上的人都很大方。”

“街上?”他问。“你没到废墟那儿吧?听说他们晚上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脱得精光的死人。”

“是吗?”我装作很不在乎地说,“我什么也没听说。我一直在大街上找活儿呢。”

我走过去跟血玛丽一块儿坐在拱门底下。约翰尼·帕甫洛瓦不喜欢我们离他的商店太近。他说有我们在,那些体面的客人就不来买热狗了。

“瞧瞧月亮,”血玛丽说着,又把外套紧了紧。

月亮升高了,也变小了,不过光线还很亮。

“你晚上睡哪儿,克里斯特尔?”她问我。我知道她什么意思。每年这个时候,这种月光都是很冷的。

就在这时,布雷尼·布赖恩过来挤在我们俩中间,我也不再回答了。他跟平常一样咳嗽得厉害,好一会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我觉得他好像要死了。咳嗽成这样,他肯定活不长。他过去在爱丁堡念大学,可后来他开始吸毒,考试都没过。在城里他过得还凑合,因为起码他还挺英俊。不过吸毒的人到最后都是既没有前途,又没有相貌了。现在他的脸看上去像把小提琴,胳膊上、腿上全是溃疡。

等他能说话了,他问我:“给我喝点儿茶吧,克里斯特尔?”

我俩的茶已经喝完了,所以有一会儿没说话。可是布赖恩看上去很可怜,最后我又买了两杯,一杯给他,一杯给血玛丽。趁他们喝茶的机会,我偷偷溜走了。